界碑前

■王同富

精短小说

上山拐弯处的警示牌还在，“当心东北虎”的字迹却模糊了。

老金踏着油门，双手打着方向盘。车子顺盘山道爬坡，松柏顶着皑皑白雪在路旁伫立。

看着车窗外的场景，我不禁拉开记忆的闸门。

一

1990年1月19日，北方小年。我顶着漫天雪花，在小年前夜赶到边防团。

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

“下大雪，车辆上不了山。王记者，你看咋办？”边防团政委问我。

“遇到这种天气，你们以往咋上山？”我焦急地问。

“只能徒步了。”政委说。

“那就徒步。”

“到山上还有7公里山路，你扛得住吗？”政委关切地问。

“政委，团招待所所长报告，有位姑娘昨晚入住，想今天上山见对象。”政治处主任插话说，“我陪王记者上山吧？”

“也好，把那姑娘带上，要确保安全。”

我们乘着吉普爬到上山的拐弯处，便下车了。

雪花纷飞，在“当心东北虎”的警示牌旁，有两人冲我们招手。

“这是李老师，这是我们政治处的保卫干事，张干事。”主任给我介绍道。

“给首长们添麻烦了。”那姑娘连忙拉下口罩，微笑着向大家致意。

“这附近发生过老虎伤人事件，一旦发生危险，大家听我指挥。”张干事很严肃。“从这里到哨卡要全程徒步，请大家像我一样检查衣装。”他边说边从头到脚，系好棉帽带子，戴上风镜、口罩，扣上毛皮大衣扣子，再系牢大头鞋的鞋带。

团后勤处为我们提供了保暖衣装，张干事还带了炊事班专门为我们熬的姜汤。

等我们检查好衣装，主任一声令下：“出发！”

张干事开路，李老师和我相继跟上，主任殿后。

一路无话，路上只有踏雪的咯吱声。随山路盘升，黑毛风开始嘶吼。它裹挟雪花呜呜吹起哨子，路旁的松柏、白桦、橡樟猛烈摇晃着。

“坚持住，离一号哨卡还有1公里。前面是风口，大家抓牢背包带！”张干事掏出两条接在一起的背包带，先把一头绑在自己腰上，然后把剩下的甩给众人。

狂风咆哮，我们不知蹚过了多少齐腰深的雪窝子，饿了就啃口干粮。张干事带着的姜汤，被我们让来让去，每个人都喝了几口。

二

约摸4个半小时后，哨卡上的哨兵报告：“山崖口有4个雪人正向哨卡靠近。”

“汪！”哨卡上的黑犬叫着，摇着尾巴迎上来。

“家里来人了！”战士们滑雪似的赶来，发出阵阵欢呼。

我和李老师直接瘫倒在地上。战士们把我们搀扶至营房前。

“主任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号哨卡集合完毕，请指示！”哨长姓金，全名金珠。他人很高大，声音洪亮。

8名战士列队立正。

“解散！”主任下达命令后，指着李老师对哨长说，“你看谁来了？”

哨长闻言凑近瞅了瞅，突然惊喜道：“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小年，俺来跟你一起过年。”李老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卸下风镜，摘下口罩，不知为何，我的眼泪也涌了出来。

“小年也是年，今晚我们包饺子过年！”主任笑着说。

饭堂里，李老师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

“在炊事班，做饭时脚底常打滑。”炊事员向我介绍说，哨卡外零下41摄氏度，饭堂也有零下5摄氏度，他们早晨起床，大头鞋常冻在地上。

“难熬吧？”我问他。

“最难挨的是寂寞，哨卡常年见不到外人。但想想我们的边境线，想想祖国的界碑，再苦也值了。”

“走，到哨位看看。”主任对我说。

一号哨卡共有16名官兵。除了一名炊事员兼司机，其他人员轮流巡逻站岗。

“去年冬天的一个雪夜，金哨长在前往界碑途中不慎滑入悬崖，被埋入雪窝。好在他命大，饿了啃口馒头，硬是用手电筒砸出雪路……战士们沿边境线找，最终发现已经昏迷的他。”主任轻声说。

“瞧，晚霞！”张干事突然指着天空喊道。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天晴了。

我朝远处望去，那是一片开阔地，有一道铁丝网筑起的篱笆墙。篱笆墙外是异国他乡，里边便是我们的祖国。

界碑矗立着，身挎钢枪的两名哨兵，挺拔如松。

三

一晃30多年过去，我与金哨长失去了联系。

直到去年12月，在一次退役军人表彰会上，我与他重逢。

金哨长从排长一直干到边防团长，直到退役。而今，66岁的他脸上添了不少岁月痕迹，该叫他老金了。

“一号哨卡的故事哪能没有续篇？”他笑呵呵地说。

我被他的话打动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再去瞧瞧那块界碑。

老金与我约定，等到小年，再登一号哨卡。于是，就有了这次行程。

山道弯弯，老金小心驾着车。“老王，你上次来哨卡是哪年？”

“1990年。”我答。

“啊，36年了！”老金感慨道。“时间真快呀。”

我瞅着他，他那双眼睛湿漉漉的，隐隐有泪光闪动。

车子盘旋向上。我看着老金的侧脸，突然想起初见他时那意气风发的模样。

“我上山探亲的申请，部队前几天就批了。”老金说。

“探亲？”我纳闷地问道。

老金没有回答，倒是问我：“老王，还记得上一号哨卡的那段路吗？”

“那个风雪交加的徒步之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车窗外，风呜呜地吹着。

四

车子驶进哨卡，官兵热热闹闹地列队欢迎。一位陆军上校为老金拉开了车门。

“欢迎老团长回家！”上校向老金敬礼。

“这是我们边防团杨团长。”年轻的哨长向我们介绍道。

步入哨卡营房，当年简陋的营房如今变了模样：室内温暖如春，炊事班有了切菜机、包子机、馒头机，还有智能蒸箱、烤箱，连菜都可以机洗。

而当年我走过的那条常挂冰溜子的路，已能够通车，直达哨卡。

换乘哨卡上的吉普车，哨长带我们来到界碑前。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铁丝网已被铁栅栏取代，界碑也仿佛长高了。

夕阳西下，晚霞为红彤彤的国徽和“中国”两个大字，描上了金边。

界碑前，两名哨兵持枪站立。

“敬礼！”哨长喊道。

我们一起向界碑敬礼。

老金走上前去，颤抖地抚摸界碑上的国徽和“中国”。

我望着界碑及界碑前站岗的哨兵，还有老金、团长、哨长的背影，将他们深深刻进心里。

五

“老领导，去看看小刚吧？”返回时，杨团长对老金说。

老金没答话，只是点了点头。

哨长带我们奔向了一个坟茔。

“哥，今天是小年，爸看你来了！”哨长弯下腰，朝那坟茔鞠了个躬。

我这才知道，这个哨所的哨长和坟里安葬的人，竟都是老金的儿子。

“这里埋葬着大刚的哥哥小刚，他只有几个月大，是牺牲在祖国边防线上最小的‘兵’……”杨团长向我低声述说。

望着小刚的坟茔，杨团长给我讲述起老金的家事。

1990年，随我们徒步上山的李老师不久便与金珠哨长办理了结婚登记。

同年立冬，他们的儿子出生了。金珠给儿子起了小名，叫小刚。

第二年春节，李老师带小刚上山与丈夫团圆。一天夜里，小刚发起高烧。团里很快派出了医生，但因大雪封山，等医生上了哨卡，小刚已没了气息。

战士们陪着金珠夫妇，把小刚的遗体埋葬在界碑前通向哨卡的高地上。

后来，金珠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叫大刚。

大刚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到父亲曾驻守的边防团来，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多年。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仿佛看见那坟茔新添的黑土上，一束鲜花正在怒放。

战马长嘶

■许伟锋

记　忆

闲暇时，我翻开珍藏的旧剪报集。剪报集里的一篇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多年前《解放军报》刊载的《致敬，大山里的“无言战友”》。泛黄的纸页，将我的思绪拉回风雪弥漫的帕米尔高原，拉向那匹永远留在雪线之上的战马。

军马“53号”，1998年入伍，2004年在边防巡逻任务中牺牲。6年军旅生涯，它三次荣立三等功、三次获连嘉奖，是库鲁木都克边防连服役最久、立功最多、官兵最信赖的无言战友。最后一次巡逻前，它已身患病痛，战士们几次想将它硬拉回马厩，可都没有用。它始终倔强立在营门口，目光紧随整装待发的队伍。号令响起，它迈步跟上。战士们说，它舍不得这条踏过千百遍的巡逻路，舍不得他们这些并肩作战的战友。

行至冰雪达坂，路面湿滑，一块暗冰骤然陷住“53号”的蹄铁。它前蹄一软，身躯失控滑向崖边。千钧一发之际，它将脖颈与脊背猛地向右一拧一甩，把背上的连长甩向安全地带后，自己却坠入万丈深渊。

“53号”坠崖后，官兵紧急搜寻。找到它时，它双眼半睁，凝望着远方绵延的边防线。睫毛上凝结的冰晶，宛如一行热泪。

官兵肃立默哀。

后来，官兵为“53号”举行了庄重的葬礼。在它常驻足的隘口，大家凿开冻土，用3床新军毯裹住它的身躯，将它面朝界碑安葬。官兵竖起一块青石墓碑，正面刻着：53号，永在；墓碑背面，记载了它短暂而忠诚的一生。

从此，这个海拔4300多米的风雪隘口，有了一个让边防战士心头滚烫的名字——53号隘。

20余载风雪更迭。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伍或是节日，官兵会自发前来，摆上青稞与方糖，静静伫立，致以深沉的敬意。

在官兵心中，“53号”从未离开，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站在队伍里。

帕米尔高原风雪依旧，巡逻队伍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向前。每当行至青石墓碑前，官兵会默契停下，敬礼。

那一刻，风停雪住，群山屏息。

雪山之巅，仿佛有一声穿越时空的应答——

“53号！”

战马长嘶。

人在军旅

难忘那方菜地

■刘建伟

暖风吹拂，带来清新的泥土气息。我又想起连队营院里那片不大的菜地，还有那些与我一同在菜地里摸爬滚打过的战友。

那是2004年，我刚当上指导员。连队后面有一亩多菜地。按照规定，每个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责任田。土地并不肥沃，坑洼不平，里面还夹杂着碎石子。

刚开始开荒，有的战士一锄头下去，叮叮当当直冒火星子，震得手发麻；有的战士用铲子翻土，没几下就满头大汗，土块飞得到处都是。我们排成一排，过筛子似的捡石头；又将石子装进筐，一筐筐往外抬。石子捡完了，来自农村的老周蹲在地头，抓把土捻了捻，说：“指导员，这土板结得厉害，我们得换土，不然根本长不出菜来。”

换土？我愣了。连队周围，哪儿有好土？

老周指了指营区后面的小树林：“那底下是黑土，肯定没问题。”

第二天是周末，我向老乡借了几辆架子车，带着官兵进了小树林。老周没看走眼，一锹下去，从小树林里翻上来的土黑黝黝、软乎乎的，攥成团，一碰就散。

我们一车车、一担担地往菜地运土。战士们迷彩服湿透了，汗珠子顺着脖颈往下淌，后背印出圈圈汗碱。战士小李一连挑了十几担土，扁担在肩上压出深深的印子，一声没吭。我看他脚步发虚，让他歇会儿，他只咧嘴一笑：“指导员，没事，我结实着呢。”

老周话不多，别人挑两趟，他总要赶三趟，步子又快又稳。他路过我身边时，停下说：“指导员，这地今年准能长出好菜。”

一车车、一担担黑土卸下、摊开、耙平，原先的碎石地渐渐被新土覆盖。战士们光脚踩上去，说软乎乎的，像踩在棉花上。

种菜中发生的小插曲朴实而生动。

记得第一次种黄瓜苗时，从未种过菜的小李愣是把菜苗的根朝上、叶朝下栽得整整齐齐。我忍着笑，蹲下身教他翻土、埋根、压实泥土。“傻小子，菜苗要根朝下扎到土里才能吸收养分活下来。”小李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挠着后脑勺，赶紧把栽错的菜苗一棵棵拔出来重新种到地上，嘴里念叨着一定好好学，不给班里拖后腿。

从此以后，小李经常跟着老周刨地、栽苗、施肥、浇水，样样都学。老周虽然话不多，但会耐心地给小李传授种菜的经验，教他怎样控制浇水量、施肥量。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菜地里的菜苗渐渐长大，虽然不像预期的那样茂盛，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美观，可每个人都很珍惜这块浸满自己汗水的小菜地。

一日，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水灌进菜地，刚栽下的菜苗在风中发抖，有的根都被雨水冲出来了。战士们看着，不知所措。小李着急地说：“指导员，咱们这么多天的辛苦全白费了！”

我也有些着急，“这点风雨算什么！”随后，我拿起锄头，冲进雨中。战士们也来了劲，纷纷跳入雨中，有的扶苗，有的培土，有的挖沟，从下午一直干到天黑。那天，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泥土，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笑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守着这块菜地，细心打理。慢慢地，菜地变得美观起来：黄瓜藤沿竹竿攀爬而上，抽出细小的卷须，嫩黄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摇晃；西红柿长出青绿色的小果子，渐渐变得圆润饱满，沉甸甸地压弯了枝蔓；辣椒由青转红，在枝头上娇艳欲滴；一垄垄的青菜肥厚油亮，微风拂过，掀起嫩绿的波浪……收获那天，连队很热闹。大家摘下成熟的瓜果蔬菜，竹筐很快就堆得冒了尖。小李挑了一根翠绿的黄瓜塞到我手里，眼睛亮晶晶地说：“指导员，你尝尝，特别甜！”

新鲜的蔬菜送到炊事班，不多会儿，食堂就飘满饭菜香。炒青菜翠绿爽口，西红柿炒蛋鲜香浓郁。战士们捧着碗，大口大口地吃着，说自己种出来的菜比山珍海味都好吃。看着他们满足的笑容，我心里暖洋洋的，这是我们用汗水浇灌出的甜。

一块小小的菜地，是连队的暖心一角。战士们训练累了，就到菜地去转转，看满眼绿意生机盎然，疲惫也渐渐缓解；战友之间闹了矛盾，就一起去菜地拔拔草、浇浇水，在共同劳作中，敞开心扉，消除隔阂。

6年前，我转业离开军营，告别了24年的军旅生活。每当春风又绿，我总会想起军营里的那片小菜地。菜地里，装着战友之间最清澈的青春岁月。

打双草鞋送红军（中国画，局部）　陆千波作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面对雪山

■王耀军

此刻，我面对一座雪山
仰望它的高度
草鞋把天险走成路的那一天
红五星从此亮在雪线之上

炉霍的土地还记得
那些铁打的身躯是冻不灭的
他们倒下的身影
比雪更轻，比一座山脉更重

村庄的墙缝里
火镰至今还嵌在那里
这寂静的遗物，焐热过石头
比白雪更纯洁

朱总司令挥锄的姿势
让冻土裂开一道春天的缝隙
这宽厚的慈爱不言语
却高过所有雪峰

面对雪山
那些熔铸在长征路上的精神
至今燃烧在我们的胸膛

那条路

■刘泽宇

那条路很长
从江西到陕北
万水千山
他们一步一步走过

那条路很苦
雪山高过云端
草地吞没脚步
可他们不能停下

那条路上
有人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
有人掉队拼了命也要追上队伍
有人把最后一点干粮
让给了战友

那条路
镌刻在我们记忆深处
每当有人提起它
每个中国人心里
都在重走那条路

他们走过的时候
衣裳那样单薄
雪下得正紧
群山没有路
他们就踩出路

他们走过的时候
草地没有边际
沼泽吞噬生命
没有粮食
他们就啃树皮煮皮带

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踏出的足迹
被风雪填平
又被后来的人
重新踩出

如今，我们坐在明亮的屋子里
读到长征的故事
长征
这两个字笔画不多
可那条路
每一步都是
革命先辈拿命在走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21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